



冯云濠的醉经阁胜景入画（1838年）

慈城醉经阁的前世今生

醉经阁之宝

醉经阁是慈城冯家的藏书楼，其主人冯云濠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高中举人。4年后，冯云濠的藏书楼胜景入画（见上图）。地方文献对冯氏藏书楼有如下的记载：“幼颖悟，五岁丧父，哀痛若成人，长而才识过人。家素封，好行善事。咸丰间军兴，筹防助饷，先后捐银二十万两，累叙至候补道赏戴花翎，尝于所居构醉经阁。”

慈城民间传说醉经阁为皇帝恩建，依据不足，不过现存于慈城孔庙的《滋蕙堂法帖》石刻，原是醉经阁所藏的一宝。据说，浙江巡抚曾恒德博学尤好金石书法，曾花费二万两纹银收集名人书法真迹及精工刻石百方，拟碑传世，后因动用库银削官下狱。其子为救父，向慈城冯氏借银垫补。曾恒德出狱不久

病亡，曾家子孙无力偿还借银，就以百方石刻抵数还款。冯氏族人便将《滋蕙堂法帖》石刻嵌入醉经阁的两壁。潮起潮落百余载，如今醉经阁已毁，只剩故事在慈城当地流传，而《滋蕙堂法帖》石刻仍存，尚能见到数十方石刻，如苏东坡与米芾的真迹，镌刻精美，拓本极为清晰。2002年，作家、画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因六十甲子省亲来到慈城，乡亲们赠其慈城礼品之一即是一套《滋蕙堂法帖》拓本。

众所周知，藏书楼终究以藏书而闻名。民国年间，《时事公报》称醉经阁为与范氏天一阁齐名的宁波三大藏书楼之一。这种说法在民国25年（1936年）杭州举办的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上可以得到印证。据记载，展览会有三件展品引人瞩

窃书案之谜

醉经阁四周砌有高耸的风火墙，与宅第相隔，后有月池。1946年6月，县城隍庙警察局弹药库发生爆炸，轰穿邻舍墙壁，大火融融延烧至冯氏前新屋宝记几户，然醉经阁完好无损。如此固若金汤的藏书楼，为何连连失窃呢？笔者在宁波档案馆翻阅了近代宁波旧报刊上关于醉经阁窃书案的连续报道，终于获悉了窃书案之谜的答案，醉经阁的前世今生亦由此水落石出。

《藏书被窃》（《时事公报》1920年7月21日）：慈溪冯氏醉经阁藏书楼为宁波三大藏书楼之一，其所藏之书半系宋明版本，每年除夏日曝晒一次外，平时不准闲人登楼，此次不知如何被业古董者潜入楼中，将宋板大书四十二部出运至上海售于某书局，得价银二万元，前日因分赃不平，互相攻讦，致被楼主人得悉，即联名禀具请究。

《失书案定期传讯》（《时事公报》1920年8月10日）：兹闻窃贼蒋高明获案后供是书卖与宁波三礼堂、三余堂两家等。

《藏书被窃又一说》（《时事公报》1920年8月13日）：兹探悉蒋高明自被城区警署送具研讯之后，高明刁狡异常，于窃取之书信与捐金某一层虽虽经究，坚不承认。查本案初因冯智先借台高筑将父遗书信与高明，并谈及醉经楼藏书之富。

15年后发生的醉经阁书案更加荒唐，居然由房长冯葵仙与书贾里应外合实施。当时的报道如下：《醉经阁珍籍私运出境截获后》：前日（十九）深夜，发觉被

人偷贩运沪、经县政府途中截获各节，于前日（二十）深夜又偕同第一科长钱祖绶，率同长警多人，驰往该阁实地查勘，至冯宅醉经阁上，检查藏书，共三十余大橱、二十余口已被搬一空，十余橱中所藏书籍，亦已多凌乱，即命带去警士，妥加整理，一一加封，又在另一空屋内查获整捆书籍四大件，零有一千余本，似为将来私卖之地者，李秘书当将零书一千余本藏入橱内加封，整捆四大件，带回县府，与截获之大批表本，一并封存云。

慈溪冯氏醉经阁藏书丰富，版本珍贵，与宁波范氏天一阁，为浙东有数之藏书楼。前夜（十九日）竟发现有数之藏书，共三十余大橱、二十余口已被搬一空，十余橱中所藏书籍，亦已多凌乱，即命带去警士，妥加整理，一一加封，又在另一空屋内查获整捆书籍四大件，零有一千余本，似为将来私卖之地者，李秘书当将零书一千余本藏入橱内加封，整捆四大件，带回县府，与截获之大批表本，一并封存云。

组保管会 尚未实行 民国廿年六月间，县长成应举，鉴于该阁藏书多宋刊元刻，颇称丰富，珍贵之本，以有为海内所稀有者，近以冯氏一二子弟，有受书贾诱惑，私将藏书变卖者，大好图书流入异域，殊为可惜。曾发起组织冯氏醉经阁图书保护委员会，提经第三届全县行政会议通过，嗣以冯氏代表迫未举行，因循至今，尚未实现。

偷贩装运 幸经截获 十九日晚，县政府秘书李光乐据人密报，有江苏吴县人书贾李劲庵、杨彭龄等，偷贩醉经阁图籍，已成交待运，立飭车站轮埠警丁，守候查截，一面派复警长程炳南率同干警至该阁内人截书，至则果见书籍十余大包，已经装就，正待挑运，有二书贾在旁指点，遂派人到案，一面派警监视截获书籍，李秘书连夜

藏书楼再生

翌年，醉经阁珍籍由抹云楼价买收藏，这对醉经阁来说，犹如再生。醉经阁的前世有故事，其藏书楼的再生亦有细节，这些细节由抹云楼主人秦润卿先生的日记一一记录。

1936年1月3日，晴。商售醉经阁存书。半年后的7月24日（晴）。抹云楼承买醉经书籍，先送来两千册，整理晒之。过了两天（晴），（又）整理书籍半天，醉经阁又藏书四千余件，非一星期不能整齐，惟书橱新做既不及，冯氏意见分歧，未允价卖，殊一难事也。

继此后的27日（晴）。请于槐卿、钱炳南等整理书籍，向醉经阁借书橱入口。

同年8月6日（晴）。冯葵仙

到抹云楼参观。冯葵仙为1935年窃书案的主卖人，不知其是否羞惭……至这年的11月，抹云楼再次收买醉经阁残书198本，这次已无善本也。连初窃的醉经阁文粹终得有一归宿也。

新世纪初，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中，醉经阁再次名列其中，这便是醉经阁的今生影响。

2010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拍卖了《清嘉庆间张氏照刊图籍》，此善本的钤印为“五桥珍藏”“慈溪冯氏醉经阁图籍”。此前的2008年12月16日人民网上发了一条消息，题为“清嘉庆刻本《周官新义》：记王安石的变法理想”。据载，《周官新义》，清嘉庆间张海鹏刻《墨海金壶》

目，其一是《宋元学案补遗》一百卷，为原稿本，“采摭之富，与黄氏原著相埒”；其二是《宋元学案补遗》四十二卷，为传抄本。这两件藏品皆是冯云濠中举三年后，与王梓材一起整理刊印完成的。《宋元学案》是黄宗羲继《明儒学案》之后撰写的学术史著作，没完成即去世，后其儿黄百家、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续撰皆未完成。冯云濠从黄的弟子卢镐之孙卢杰处获得稿本，即与鄞县的王梓材共同校定。醉经阁由此名闻于学术界。展览会上还有一件展品是九峰旧庐送展的成化刻本《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这套七十七卷刻本因盖有冯氏醉经阁的藏书印，使人识得原来是慈城冯氏的旧藏，同时也让藏书界同仁明白，此展之前，醉经阁已发生了数次窃书惨案。其中较大且有文字记载的两次窃案分别发生于1920年与1935年，正是这两起窃书案，导致醉经阁5万卷藏书仅存107种5500余本。

开庭讯问。

午夜开庭 审问详情 李劲庵供称，四十三岁吴县人，向业书贾，近次向冯氏醉经阁购书，系域中大关圣殿附近永兴铜锡店介绍，共计购去九十八部、五千五百余本，计正价1080元，零星开销亦数百元，内中书籍，略略二十四史，七部二十一本三十三卷，通志堂经解四百九十六本，三五本，以及资治通鉴等等，均为同、版，此次传杨彭龄，供年四十二岁，此事系由劲庵接洽就绪，现冯氏醉经阁书籍，尚留二千余本，此次冯氏出卖醉经阁书籍，系出于四房公意，主卖人为房长冯葵仙。

保护文献 决予收买 此时，李秘书已派程巡长将书截回送县，计十一大包、三叠，当庭加封。已由房长冯葵仙以及介绍卖书人南山嫂，亦均传到。冯称卖出自四房公意，本人不能做主。南山嫂亦承认是实。秘书以此此次偷买珍籍，全系南山嫂所拉拢，即论发押，冯葵仙，吴书贾二，均交出外。又以九十余部、五千五百余本之珍籍，其价决不止，以耗财力及本县热心保护乡邦文献者之多，决不肯坐视运往外埠，沦于异域，决函旅沪殷绅，筹款收买，到此次截获书籍细目，待合同县党部教育局等机关共同拆查，又裁此记者今日（二十）发稿时，县府正着手筹款收买，已有袁昌如认捐一百元正。（《时事公报》1935年4月21日）

此外，笔者还找到《醉经阁藏书之后善问题》的报道，其中提到：“邀集冯氏后裔，地方士绅，整理阁中现有图籍，共商妥适保存办法，盖为慈城县政府，尤为重要之工作也。”可见，当时醉经阁窃书案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本，半页11行，行23字。首有扉页，卷前有《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和王安石原序……此本系《墨海金壶》丛书一种，钤有“五桥珍藏”“慈溪冯氏醉经阁图籍”二印，系清道光间藏书家冯云濠旧藏之本。仅此两条消息，足见醉经阁的影响于今不绝。

此外，宁波天一阁现藏的《伏跗室藏书目录》，为藏书家冯孟颛抄编本，这卷藏书目录所录的（宋）赵蕃《乾道稿》（二卷一册），系武英殿聚珍版本，书盖有“五桥珍藏”“慈溪冯氏醉经阁图籍”二印；唐陆羽撰的《原本茶经》（三卷）系雍正乙卯春椿堂续茶经本，亦盖有“慈溪冯氏醉经阁图籍”二印。

如果通过天一阁、浙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来讲述醉经阁的珍藏故事，说不定更为精彩呢。

一位老人，退休前，迫于家庭生计，终日与铁、锯、榔头为伍，干的是车、刨、铣的模具活。退休后，闲暇时光多了，沉睡心底半个世纪的书画因子，如火山般释放，15年来，拜名师，勤自学，竟神奇地走出了一条从零起步、由蛹化蝶的跨界之路。他，就是家住宁海县淮河路、现已80岁高龄的竺壬申师傅。



竺壬申画集

晚年学画十五载 自出画集赠匠人 ——模具师傅竺壬申的书画缘

蔡能平

绘画就像开模具，一丝一毫不能差

竺壬申，学名竺瑞富，号望海居人，1937年生于宁海深甽溪边村，8岁入学，后因家境贫困，仅读4年书就辍学随父上山烧炭。15岁外出学小铜匠，19岁进城关黑白铁社。自此之后，就一直在机械、模具行业干到退休。

2001年，65岁的竺师傅，在一次与朋友的闲聊中，获悉宁海也有老年大学，学员无身份、年龄所限，学校设有国画、书法班。这下竺师傅血液中沉睡半个世纪的书画因子，一下子被催醒，久握榔头的双手，在捏起一支细长画笔后，便再也放不下了。

“武大郎和潘金莲”《五老图》《千手观音》等作品用色大胆，笔力苍劲；《秀竹凌霄》仿佛能听到竹叶发出的嗖嗖声……”宁海书画院秘书长陈明刚老师如此评价竺师傅的画作。

为了从古代、近现代大师的经典专著中汲取养分，竺师傅节俭衣食，用省下的钱购入《中华传世名画全集》《中国当代大师名作丛书》《书法大字典》《唐代名家诗选》等几百本画册、书籍。有的人购书是为了装点门面，竺师傅则不然，每当新书买来后，总要当天看完，记住重点，以便今后参考。在学画的起

只要心有所念，总会学有所成

一件灰色的夹克衫，早被洗得由灰转白，但竺师傅仍不舍得扔掉；鼻梁上的那副老花镜，也不知戴了多少年，斑斑锈迹隐隐透出岁月的历史；一年四季，家中的芋头、白菜、青菜，靠自己的双手在白峤岭上种植所得。竺师傅对于生活，总是克勤克俭，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绘画就是我的一切，我的生命。”这些年，竺师傅讲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为了书画艺术，他在自家有限的房子里，开辟出一间大画室，置办了一张大画桌、一排大书架。几年来，除了积累了几百本画册、书籍，还购买了各类画笔近300支，而日常练习绘画所需的墨水、颜料、宣纸，更是连眉头都没皱就买来了。

15个春秋，5400多个日日夜夜，竺师傅的艰辛和汗水，换来了累累硕果，他的作品10余人次入选县、市、省及全国中老年展览，成功举办个人画展3次。

有的书画家一旦有了些许名气之后，总会设法待价而沽，但竺师傅并未这样做，他视自己的

步阶段，一碰到技法、构图比例、用色选色等疑惑，竺师傅总会“缠”着陈明刚、吴昌卿、王蕊芳、楼明月等老师问个不停。

“为了创作《千手观音》，我带着相机去一些寺庙拍摄佛像，回来后再接其他资料，不停地画，一般会画到半夜12点才睡。有时忘了时间，画到凌晨二三点才停笔，早晨6点照常起床，吃过早饭接着画。整整画了38个昼夜，才完成此幅作品。”竺师傅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不胜感慨。

其实，竺师傅这种痴迷书画的精神，是他在模具行业修炼半个世纪的习惯使然。“竺师傅在模具设计、制造上思维敏捷，做事认真，模具技术过硬！”宁海县模具专著撰写达人石世铤师傅如此评价竺师傅的制模手艺。

“每一副模具以毫米、微米作为计量单位，所以别人眼中工笔画的‘烦、难’，我根本未放在心上，模具设计制造也很烦、很难，还不是干了一辈子。为了画好每幅作品，我要一笔一笔地来，就像开模具，一丝一毫不能差……”竺师傅兴致勃勃地交流着自己的绘画经验。

竺壬申师傅虽文化底蕴不厚、家学渊源不深，但因痴迷书画艺术，又虚心好学、刻苦耐劳，才使其在从艺路上不断精进。

作品如子女，除了赠送要好的师友外，他卷起所有的画作，小心翼翼地保管着。

80岁生日之际，在老伴及家人的支持下，竺师傅精选了180余幅作品，按人物、山水、花鸟、书法分为四辑，以“梦墨居人竺壬申书画集”为名，印制了1000套精（软）装本。画集出版后，除了馈赠给专业艺术机构外，他还特意送给自己的师兄弟、同事、同学，以及并不相识的模协理事们。

“师兄，我们大概有10多年未见面了吧！《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这些都是你一笔一笔画的吗？仕女图画得真形象、真逼真！年纪愈大，雅兴愈浓，不容易！”宁海县大鹏模具塑料有限公司胡家存董事长在接过竺师傅的画集后，高兴地说道。

“谢谢！老前辈不简单，画得这么细腻、传神！”宁海县模协方永杰会长捧着画集，赞不绝口。

“这部画集不仅是对自己的学画生涯的一次小结，我把它送给模具匠人们留作纪念，更想传达的是我们的匠人精神——只要心有所念，总会学有所成。”竺师傅真诚地说。



竺壬申创作中（鲍宏通 摄）